



在新課題面前

四川美術學院版畫在京展覽觀後

張作明

四川美術學院的版畫首次在北京展出，使人耳目一新，感到有異軍突起的蓬勃朝氣。老版畫家沒有停滯，不斷出新。中青年版畫家處在教學第一線，精力充沛，創作力旺盛，藝術風格逐漸成熟。青年同學們勇於實踐、探索、進取，虎虎有生氣。

展出的二百五十多件作品，是版畫系師生們辛勤勞動的成果，是他們藝術心血的結晶。做為一個觀眾，在有限的兩三個小時裏，瀏覽這許多作品，只能走馬看花。談起來，不過是一些粗淺的印象，很可能不得要領，南轅北轍。但是，有感而發，願與同志一起討論。

參觀四川美術學院的版畫展覽，使我感觸最深的有三點。

第一，他們的創作沒有脫離版畫反映生活的傳統。我們常常說，要繼承和發揚新興版畫運動的革命傳統，這似乎是沒有人反對的。問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繼承和發揚，卻是個新課題。今天我們經歷的是前人為之奮鬥但未曾經歷過的生活。華山搶險，通訊衛星，高層建築，“三代同堂”，待業青年……人民生活中許許多多新事物新氣象。和大量的一時難於解決的新問題，都是過去所沒有，以前的版畫創作不曾接觸過的。面對生活的這種變化，版畫家們怎麼辦？每人都要作出自己的回答。

一些同志認為，再提版畫反映生活，是老生常談，過了時的“老一套”。藝術作品是“安樂椅”，只要“表現美”就夠了。

另一些同志認為，新興版畫必須堅持自己的傳統，反映人民生活，反映人民羣衆的思想感情。在表現美的同時，要求對羣衆有所教益。

我讚成後一種意見。

在我們的版畫創作中，完全脫離生活的作品有之，但只是很少數。表現生活中的小角落小情趣的作品，則相當多。反映社會生活，具有強烈時代感的作品，卻顯得太少，與人民羣衆的需要相比，無論數量和質量都遠遠不夠。

這不是，或主要不是藝術技巧的問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們的版畫從技巧來說，並不都是很成熟，有些還是相當幼稚的。但是，那時候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表現了當時人民羣衆的生活和鬥爭，具有動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並且對於後人，對於我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仍然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發揮着形象的歷史教科書的作用。從那時的版畫中，我們可以感到作者的胸懷和思想境界是寬闊的，眼光向着社會，與人民大眾息息相通。

與過去相比，我們今天的版畫，藝術技巧提高了，但是缺乏反映生活的深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根本原因在於作者的胸懷、視野、思想境界不夠開闊。

我覺得，在如何反映新的時代新的生活這個課題面前，四川美術學院版畫系的師生們，用創作實踐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們堅持反映人民生活的傳統，努力表現今天的社會風貌和人民生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們的作品具有時代氣息和四川的地方特色。

老版畫家江孜，寶刀不老，功力深厚，作品精細。謝梓文展出的幾件作品，不拘一格，每幅都有新的追求，使人感到他沒有老化，僵化，藝術生命依然年青，充滿朝氣。水印套色木刻《山城春曉》，作者採取立幅構圖，描繪出沐浴在晨暉之中的山城，舊貌新顏交錯，塔吊在運轉，又一個新的建設工程在興起。一派春色，一片晨光，宛如一首動人的抒情詩，表現了社會主義建設日新月異，蓬勃向上的意境。

江碧波是一位善於思索，不斷創新，創作力旺盛的中年女版畫家。她擅長黑白木刻。《黃茅寨上花布多》，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淳樸、活潑的彝族姑娘形象。《山城組畫》是一部力作，廣闊的構圖，強烈的黑白，粗豪的刀法，造成非常鮮明的節奏。表現了英雄的山城今天的雄姿，像一個激昂的交響樂，具有奔放的氣勢。

青年版畫家徐仲偶以表現農村生活見長。他的《歸途》刻劃一個身背青草，日暮而歸的牧童，那氣質和神態，樸實憨厚，惹人喜愛。長卷《生生不息的土地》是一幅田園詩式的作品。我一般不贊成版畫作品幅面過大，這近乎一種成見。初看《生生不息的土地》也並不在意，但是仔細看去，發現這件大幅木刻卻很有特色。作者以平遠的構圖，展開四川農村生活的寬廣畫面，人物，田野，村落，農舍，一切形象都極其樸素、自然，毫無虛飾與造作。這是我們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土地，我們的衣食父母！

工業題材在我們的版畫創作中，是個薄弱環節。代加林的銅版《葛洲壩組畫》是一套可嘉的作品。它通過《洪流》、《開發》、《基礎》、《澆鑄》、《截流》、《瑞雪》等六幅壯觀圖景，表現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宏大氣魄。

第二，四川美術學院的版畫，有意識地學習、借鑒民族民間藝術。版畫系的師生們努力自覺地從我國豐富的傳統藝術中，從羣衆喜愛的年畫、剪紙中，從羣衆業餘版畫創作中，吸取營養。這對版畫創作的民族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前不久在北京舉行的四川纂江農民版畫展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次，我們看到四川美術學院的版畫，在探索民族形式方面進行嚐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好作品很多。我特別喜歡顧雄的十幅木刻小品《山鄉日記》，恬淡、自然、鄉土氣息很濃，線刻很有味道。

(下接42頁)

就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上來了，因此他們並不都去研究一件作品的社會意義如何，只要能從中得到一定的美的享受就滿足了。我還遇到這樣的人，他並不只停留在單純的感覺之中，他指着一張純粹是線條的油畫對我說：“我感到這些線條的起伏很有節奏，它像是一種旋律，和音樂一樣美。”我吃驚地問他是藝術家嗎？他說不是，只是一個公司的僱員。但這個普通的僱員卻能從藝術的角度去分析一件作品。歐洲人民特別喜歡音樂，他們經常聽交響樂，欣賞音樂會，一般都有一定的藝術修養，能從不同藝術作品中去發現美的共同規律。

畫家哈利告訴我說：“抽象派就是線條和色彩的構圖，它是一種高度的概括。”我認爲這句話是有道理的，意思是說抽象派是一種形式的高度概括，它反映一種單純的形式美。

有沒有形式美呢？有。形式美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商品爲甚麼要注意包裝與裝璜呢？就是追求形式美。一個酒瓶採取不同形式的造型，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不就是形式美在起作用嗎？西歐工業發達，資本家爲了互相競爭，爲自己的產品找出路，除了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外，在形式美上也經常花樣變新，以便吸引住更多的顧客，所以形式美受到普遍的重視。它被作爲一種科學來研究。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美術家就自然容易脫離具體事物的內容去單純追求一種形式感，借以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我認爲這就是抽象派作品產生的社會基礎。在他們的社會制度下，抽象派作爲一種藝術思潮，它的存在和發展是必然的。

但是，在抽象派的作品中，並不都是沒有內容的。我在巴黎參觀過海外畫家趙無極的工作室，還看到一些趙先生的抽象派作品。他的畫面沒有具體的客觀物象，都是不同形式的筆觸、色塊的渲染、點摸，近看雜亂無章，遠看則似乎把人引入了大自然的千變萬化的境界之中，有山有水，有景有物，或似雲煙繚繞；或似海浪的吼嘯；或是田園小景。其作品有特定環境下的深度空間，也有不同時間的具體色調，意境很深，十分耐看。趙先生是中國人，早年對中國畫有很高的造詣，他把中國畫“皴、擦、點、染”的傳統技法運用於抽象繪畫之中，因此其作品具有強烈的東方藝術特色，在海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化的世界裏，畫家可以隨心所欲地畫自己想畫的一切，但真正有成就的人不是很多，也有不少抽象派的作品是亂七八糟的東西，不能給人任何美感。難怪不少外國人也說：“不進藝術學校同樣可以搞抽象派，因爲它沒有技巧。”

三、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藝術風格

我在巴黎認識了海外藝術家協會的負責人彭萬輝先生。他在巴黎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畫家，我見到了他的一些作品。他的油畫和素描大多數都是以母子情、生老病死和諷刺人與人之間的假情假義的醜惡行爲爲題材的，不僅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而且在手法上也有獨創之處，他採取了以絲描爲主，以油彩略施明暗爲輔的方法，形體稍有些誇張，但結構十分嚴謹，細節處一根根毛髮

與經絡明顯可見，但又不失整體之感。他的作品往往運用中國畫的大面積空白作背景的襯托，主體人物鮮明突出。因此他在西歐畫壇中特具風格，獨樹一幟，深得人們的好評。他的作品爲我們中華民族增添了光輝。

作爲一個海外的中國畫家，彭先生熱愛祖國，時時關心着祖國藝術的發展，並爲我國在藝術上的每一成就而高興。去年夏天，他的全家邀我去參觀凡爾賽宮，參觀完畢，我們一塊兒坐在草地上，一邊吃着野餐，一邊又談起藝術的問題。他說他看了去年在巴黎展出的我國的作品，非常高興，尤其是青年人的成就使他由衷地喜悅。他希望祖國的藝術家們能夠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再度到巴黎展出，使世界人民能夠進一步了解中國的藝術。當我們談到提高藝術水平問題時，彭先生說：“我們不排除學習外國人的好東西，但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藝術風格，正像墨西哥畫派一樣，他是墨西哥人獨有的面貌。中國藝術也要有中國獨有的面貌。”我認爲彭先生的話是對的。我們應該研究和了解世界上的各種藝術流派，取其所長，豐富自己，但又決不是模仿與照搬。學習與研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爲了繁榮和發展我們民族的藝術。我曾在彭先生家裏看見過國際上按年度定期舉辦的世界美術展覽作品選集，流派之多實在驚人。抽象與具象都有，一年一個花樣，年年都在變化。如果我們老是跟在他們的後面去趕浪頭，那是盲目的和不應該的。

我在西歐作了這樣的比較：以現代的繪畫和古典繪畫相比，更多的人喜歡古典的作品；以抽象和具象的相比，更多的人則喜歡具象的作品。在巴黎，以陳列十九世紀以前的古典作品爲主的盧弗爾宮，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觀衆擁擠在作品面前欣賞和觀摩，可是在以陳列現代派作品爲主的博物館蓬皮杜中心，每天的觀衆卻是寥寥無數。從不少人家裏陳列的繪畫作品看，也是具象和古典的多。

這種傾向反映了人們的喜愛。我在巴黎小皇宮博物館內見到一位美國友人羅斯唐先生，他對我說：“我不喜歡摩登藝術（英語 modern 意爲現代的），什麼都是摩登，摩登繪畫、摩登建築、摩登舞蹈，甚至連空氣也是摩登的，真叫人受不了”。

羅斯唐先生的話可能保守了一些；我這裏也不是要提倡藝術保守，我的意思是說，即使在西歐工業比較發達，人們的藝術修養比較高的社會條件下，普通人的欣賞水平也不是很快就跟上了現代藝術巨大的變化。

從我們的國情出發，我們的藝術需要發展，需要借鑑世界各流派的優點，但我們不應拋棄我們現實主義的傳統風格，而且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我國需要有紀念碑式的創作；我國人民需要了解藝術、欣賞藝術；藝術也需要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激發人民的健康情緒。我們的藝術只有反映了自己民族的感情，並在自己傳統的基礎上去發展，我們的藝術生命才是無窮的。

（上接39頁）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有些版畫作者，尤其是版畫專業的一些同學，熱衷於照搬西方現代藝術，迷戀於時髦的表現形式，對學習民族民間藝術有所忽視，很少考慮我國人民羣衆的欣賞要求和習慣。這不能責備他們，也不必大驚小怪。我認爲像四川美術學院版畫系那樣，採取措施，引導同學學習民族民間藝術，使他們的眼光轉向我們民族的藝術傳統，轉向我國人民的欣賞需要，問題就不難解決。

第三，四川美術學院版畫系重視創作實踐，從創作實踐中提高同學的創作水平。這次展覽中，有老版畫家的作品，也有一批中青年版畫家的作品，還有研究生和本科從一年級到畢業班同學的作品。無論在課堂教學中，還是在生活實習中，教師們都非常重視提高學生觀察、認識生活和表現生活的能力，注意愛護學生的藝術個性和才能。使他們能得以正常的發展和充分的表現。

（作者爲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講師）